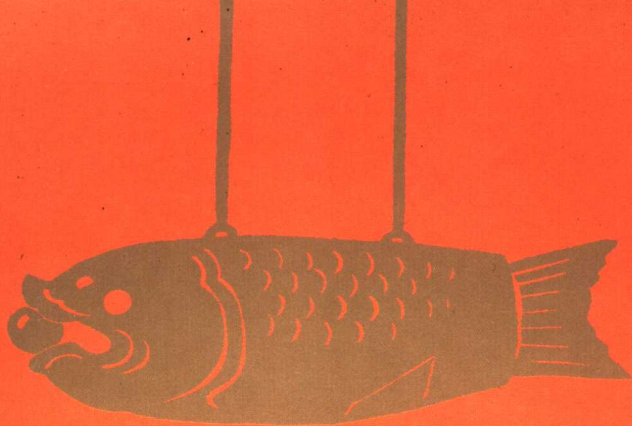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思

一生承教

一生承教

小思

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舒非
裝幀設計 陸智昌

書 名 一生承教
著 者 小思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Rm. 1304, 1065 King's Road, Quarry Bay, Hong Kong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
台灣發行 聯合出版有限公司
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42-3 號 4 樓
印 刷 彩迅印務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221 號 10 樓 A 座
版 次 2007 年 10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規 格 大 32 開 (143 × 210mm) 264 面
國際書號 ISBN 978 . 962 . 04 . 2656 . 8
© 2007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

小思和唐君毅老師、師母合影（1972 年）。



右起：小思、平岡武夫教授、唐君毅老師與師母、高美慶（1973年，日本京都）。

本書作者

小思，原名盧瑋鑾，另有筆名明川、盧騷，原籍廣東番禺，一九三九年香港出生。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中文系，翌年入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，獲教育文憑。一九七三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國文學。一九八一年，以「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」論文獲得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銜。

小思曾任多家中學中文教師，一九七八年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，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。已出版的作品有《路上談》、《承教小記》、《不遷》、《彤雲箋》、《香港文縱》、《日影行》、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、《香港故事》、《香港家書》、《夜讀閃念》。

試談小思

——以《承教小記》為主（代序）

黃繼持

（一）

讀小思的文章令人氣靜神凝。這裡故意不用「氣定神閒」的「閒」字，怕引起類似「閒散」、「閒逸」的聯想。小思的小品與晚明的小品，兩者用心是頗為不同的。她筆名的「思」字下得恰當。幾乎每一篇文章，包括貌若閒逸的寫景之什，都具思理，時還嚴肅得跡近凝重。不過，那思理是從生活實感領悟出來，又歸結到真性常情的，所以能清人神志而悅人心。小思筆名，據說原來想用「夏颺」。炎夏清風，豁人心神，正堪喻其文品。至於「颺」字另一義訓為「疾風」，則踔厲風發，豪放飄舉者，顯然不是小思給人的印象。應該是，風華內斂，潛氣內轉，修養有素而見諸文。她不逞才情而走上藝術之路。

在小思，大抵可以說，藝術不能離開性情與思想安然流露的韻

致。性情與思想，修養工夫主要不在「文中」，正如陸放翁所云：「汝果欲學詩，工夫在詩外。」但性情與思想，是否能夠轉化為藝術，恐怕也要下一定「文中」的工夫。不過，當「文外」「詩外」者化入藝術之中，則原來的性情與思想也就成為藝術的有機成素。談說起來，便不僅僅是揄揚作者人品道德或思想境界，而是談「藝」所不可或缺的一環了。

論小思的散文，或說其文詞清醇雅正，針線繇密，剪裁有度；或說其淡素自然，卻觀之不厭；或說其情理交融，而晶瑩明澈；或甚且稍涉夸飾套用東坡居士評陶靖節語：「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。」這都大體上能夠指出其文風貌。然而徒論風貌，畢竟不能盡作者「文心」之全。作品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，作者的性情生活學問思想，兩者關係，大抵是「不即不離，不一不二」的吧：既不直接等同，也不絕緣孤立。這本是文藝通則，但讀小思這樣的散文作家，更加不可忽略。「文心」之全，便應統攝「文外」「文中」。雖則評文規矩，只能就文論文；文中有人，可觀文知人；卻不能倒轉過來，作出據人評文，以人代文的事體。我們尋繹小思之「思」，也只應在文中尋繹，並不是說把她的思想「還原」，便算品評了她的文章。不過對於探求她的「文心」，大概還會有點幫助。

(二)

作為散文藝術家，小思也許要到《承教小記》一集，才充份顯出她的實力。

當然，早期的《路上談》（指純一出版社《路上談》第一輯）與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，都寫得好，也多少預示了往後文章的大概風格。但由於這兩輯文章，自己限定在一定範圍內運筆，那「好」也只是在一定範圍內的好，而未必與散文藝術的高標準完全相副。例如《路上談》懇摯而不免侷促，《漫畫選釋》穎悟卻不免浮泛。這在選題時便命定如此。

但即使單以此兩輯文章，小思似已可躋身於當年白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。二十年代初，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朱光潛、豐子愷等在浙江上虞白馬湖畔辦春暉中學，其後又在上海辦立達學園、開明書店。他們未必如別一些新文學者捲入社會運動、時代旋渦的正中，卻以誠摯務實的態度，從事青少年教育與文字工作。散文多以人生小品及說理文章見長。小思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香港寫這兩輯文章，她具體的生活經驗，所面對的學生的心態與問題，當然跟四五十年前頗有不同，但文中所表現出的理想目標、價值取向、人生感興，還有教育信念，連帶而來的文風大概，幾乎可以說得上一脈相承。

她寫作既以訴諸學生與青年讀者開始，往後便一直保持那份慎

重與謹嚴得稍帶矜持的文風。這當出自那潛移默化在她性情中的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感。但她絕對不居高臨下，很多時與其說是教人，不如說是自勉自省。然而，這總不免多少妨礙了現代意義的藝術家才情生命之全幅展開，或社會生活之多方介入。就這方面說來，小思甚有古風。她也就在她自己所選定的格局中，不斷追求，達到這一標格的完美，而成就了「君子之文」。「香遠益清，亭亭正直。」在本地芸芸作家中，她風神挺拔。

(三)

有心的研究者，可以仔細探繹小思從三十歲左右寫的《路上談》到接近四十歲以來寫的《承教小記》，中間演變，移步換形之跡，可以見出一步一個腳印。

粗略一覽。讀《路上談》，讀出作者人生觀的基點。讀《漫畫選譯》，不妨辨別那些是依他，那些是從己；那些略帶玩弄光景，那些確是真知實證。例如比較〈前面好青山，舟人不肯住〉與〈草草杯盤供語笑，昏昏燈火話平生〉兩則，或〈中庭樹老閱人多〉與〈幾人相憶在高樓〉兩則：論文辭之美，畫意之切，後不及前，但後篇更有作者自己面目。又例如〈今夜故人來不來，教人立盡梧桐影〉，女性特徵的敏感突接以「現代主義」的人生體味，在小思文中殊不多見，然而這未嘗不是小思真實的感思。

讀《日影行》，該讀出作者對中國的深情。例如看〈日近長安遠〉：「果真是詩中草木、夢裡江南？……誰會知道，這兒有個傻瓜，竟站在異國的泥土上，去追尋從未見過的鄉土面容。」——寫時在一九七一年。讀者還該從〈一座記恨館〉等篇讀出她對中日現代史的深刻的反思。「文化的中國」之懷想，在《蟬白》一輯中，更是苦澀的。

從一九七四年以來的《七好文集》的篇章中，則可以窺見遊學日本一年的生活，對作者藝術生命成長之重要。且不說更激起中國之思；單看顯明的四季推移，自然風物之美，不再只從詩文臆想，而今即目興情。自然、文化、社會，個體，這幾方面的關係與秩序，不再只是抽象的思理，直是「存在的實感」。小思文章裡面，對此數者的態度取向，類非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方式的。大抵她從中國書卷的知解與師長的涵育，在京都東方文化生活中有所印證。自然與人當是和諧的秩序。

不論哪一段時期的作品，我們都可以讀出作者對香港的摯情。她寫出植根於本地生活的作品，卻又未必切入香港這個現代工商業社會的核心；然而她所表現的，又正是於此地想生活得合乎人性人情所不可少的一份清明。

這份清明之思，不是古代幽人之超然世外，而令人想起如她所欽慕的豐子愷之不離世間以出世間。其實，小思文章中，佛教的意味幾乎渺不可見，偶爾談一下禪，也說「本來這個不須尋」。思想上影響她最大的，後來我們從她的〈一塊踏腳石〉、〈承教小記〉

等幾篇情文兼至的佳篇中曉得，是唐君毅先生的以儒家思想為本的道德理想主義。從哲學家的唐君毅到文學家的小思，其間須有過度與藝術的接引。豐子愷及其他散文家，自然更多喚起她的感性思維，擴展生活視野。哲思與藝境渾化在她的文章中。就成長過程看，涵育渾化始於性情，性情感應於生活，展現為思緒。在某些人眼中，她所「思」究不免還「小」。但不論小大，確是真實生命的展現。當然，「真實生命」可以（而且應該）有多種形態。而於小思這種帶儒家情調的文人型，「真誠」之兼為道德綱領與藝術綱領，顯示得更為清晰。

（四）

《承教小記》一集所收，除了一篇寫於一九七三年外，都是一九七八年至八一年的作品。在此之前，她為星島日報《七好文集》欄已寫了三四年。讀者面之擴闊也就促成題材與藝術空間與深度之開拓，不用「說教」而可「自由」舒展。文字風格也見超升，從初期娓娓有致的說理紀事，發展到柔中有剛，外疏內密的近似散文詩的筆調。

賞析《承教小記》途徑不一。讀好的散文集子，如遊蘇州園林，景物構成在有定與不定之間；遊賞路線選取得宜，園冶的匠心便在步移景換中，次第顯現。很希望能夠讀到關於小思此集的「遊

記」多篇。下文卻只匆匆一到，草草攝下幾個零碎鏡頭，無疑是辜負大好芳園的。

(五)

從寫景文章說起。這裡指自然景物，加上名勝古跡。景既入文，景即寓情，即情又可悟理。景、情、理之相互映襯生發，傳統詩人文士於此顯其慧心，但魚目混珠之作亦不少。關鍵在於，觀景之人，有無植根於生活的實感。

〈不追記那早晨，推窗初見雪……〉，濃麗的美文，卻帶疏宕之意，仿如六朝小賦。八年後寫的〈京都短歌〉，則是清麗的小令，似淡抹而實濃情。前篇寫在京都：「從前讀詩讀詞，實懷疑古人哪裡來許多惜春傷春之意，到如今，才了悟他們並非興感無端。恐怕不是善感，離開香港，令我覺得老得真快。」後篇留下一道啞謎：「且為您，寫下短歌八闕，從此我不再提起京都。」沒有說出何故。不過，京都之旅，使得作者原先得諸文辭，心中憧憬之美，落實為色相，應是無疑的吧！色相所生的實感而來的文章，不論疏密濃淡，注入了作者生命一部分，因而雖淡亦濃。

香港的自然景觀，格局當然比京都都要小得多。香港看風景，於小思，本就包含在平常生活之中，於是脫落域外驚艷的馳騁之情，還他樸素的靜觀之意，所悟出的道理，卻不比馳騁者為輕。〈山景〉

沒有追求詩情，只如單色版畫的線刻之美。然而這樣的句子：「沒有歸鳥的山，只好沉靜等待明天。」超乎畫而到詩境。〈苔〉的一篇，點出那幽賞深意，可惜點得太「破」。不過看苔可以洗心，觀物可以識理。〈山中〉螳螂，有「擋車」之外的悲劇，文似諸子寓言；山中遇雨濕透，文似東坡小品。短章兩則以理趣勝。然而更好是情理都融進生活中，生活裡又沒有遺忘人與自然相關。〈哦！秋風〉便是這樣的一篇好文章。綿密細緻，織進了好幾層時空不同虛實映照的生活敏感。這是文士的敏感，但這文士的敏感又表現得多麼樸素和「本地化」。〈花訊三則〉，她正就「本地」的角度來看本地的杜鵑、紫荊。而小思的「本地化」，卻正把她區別於本地的一般人，似矛盾而又統一。

〈晚晴〉一篇，題面雖舊而意不陳腐，語不落套。天然與人道諸協交映，很得唐先生《人生之體驗》的神髓。但〈今夜星光燦爛〉說：「我靜靜坐在太空館內，不想外面只爭朝夕的世界。青空如洗，且醉，今夜星光。」作者也許沒有充份意識到筆下帶來的兩重「反諷」。天道與人間失去諸協，卻又躲在人造的星空裡。作者是否真個不看外面的世界呢？大量篇章顯出她對人間的一片溫情，對學生對師長情尤深摯。她只不想「只爭朝夕」的濁世擾攘。然而這點「潔癖」又會不會使她在師生情誼與教育事業之外，有意無意地避免介入許多世情雜務，從而影響到文章題材內容開展不足呢？

「懷舊」的一組文章，也許透露一點消息。她所追憶的是童年時所接觸的物和人。以物為主，「人間相」也作為一種「風景」描繪。